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序

臣懿典昔從史官後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克陳
文憲請修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格不果
累朝業未竟消
神廟登遐傳
光宗皇帝三旬遺澤薄海
悲號歷

熹宗皇帝七載賓天餘黎戀慕凡頌述盛美者諒已家擁貞珉人操椽筆而金匱石室之藏既不輕下傳人間𦇧談稗家

之紀又勘可上參筆削求其編年無漏叙事有章燦然成一家言者迄未易得此其故何居少澤所聞朝家故實一憑

邸抄而省直流傳詳畧
巳異其它遺散益復無
紀苟綱羅或闕即嘗萃
不光其難一也取材欲
博而義例欲簡多棄則

楩柟亦斷溝中賅存則瓦礫何當席上三長所重識莫先焉其難二也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可乙否朝佞暮賢自匪

持平折衷何繇顓若畫

一其難三也而以語于

兩朝則更有難焉者隱桓

則彰定哀則微自孔氏

著書不無避忌而今之

載列多屬生存即勇于
筆而健于舌其能指直
達無婉轉乎此數年内
良未易有成書沈生國
元乃觝殫見洽耆芟繁

舉要博采獨斷爲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人吳生天泰以序請臣

自惟壯不如人討論之

志已付往事復安能爲

是編重也一再辭則沈
生固以請沈生先有
皇明從信錄自洪永至萬
曆稿創于辛酉歲刻竣
于丁卯春已不脛走四

方時璫燄方張忌者幾
借以行贄是秋生試浙
闈感有異夢逾月而闈
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錄
堅志復爲是書因自言

其叙述洋纚惟蘄徵信
褒譏參伍不介臆私即
或因方爲珪遇圓成璧
猶之垂堂飄瓦不來禍
心之怒虛船觸舷適同

無意之激其果若是則
雖序之庸何傷昔陳東
莞著通紀既懸書累代
我郡支司理著
永

昭兩陵吏亦貴紙一時彼
皆服官涉練退食餘閒
詮次成編猶易爲力生
雋才未售屈首治博士
家言則其專勿如家園

富于牙籤尚未獲畢觀中秘盡讀左右史之紀則其藉勿如而筆冡研究旋已脫稿且上下僅七載而簡帙過于前編

經營止二朞而滃悉有
如舊業倘意在詳令斯
無妨軼古抑心存體國
不必若練都耶是編也
行無論卉陳東莞支武

水方軌越駕即以備它

日

國史可也觀者其毋以

稗官而慭置且勿以典

册而求多云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
學士陳懿典謹序

兩朝從信錄述意

首以年月爲提綱。而以事實條貫其中。俾覽者一徃了然。絕無分雜難稽之厭。一尊旨。凡事有彼此互執而不得歸一。一經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中悉稱

諭誥勅制以重
絲綸。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
失。任議虛實。或就當身而罷露。或折
衆論而反觀。悉本
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凡在公奏
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

豈于言。如可法可傳。何敢字增句減。次則節摘。凡言可以覩指而竟其歸事可以挈要而遺其散者。編中稍加刪訂。次則彙纂。凡軍國大事。如會議公奏。或各一議一疏。悉載則冗。遺漏則缺。故取其詳確不移之議。聚之一

草。以便查考。次則存信。如奏捷獻俘之類。要必的確于何日攻城克堡。于何處擒斬眞夷。庶有分別。不然。浪誇戰勝。溷上首功。如海上之游踪。邊徼之弊習。何足盡聽也。次則是非。凡是非之昭然一定而不可易者。無須置

辨。其或似是而實非。百非而一是。不憚剖陳。以彰公道。次則達觀。世局如棋。原無定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既未能掩其瑕瑜。人自徵其好惡。東隅桑榆。吉始吝終。在事者可默照。評論者可參觀。要

必不能驅葢世以狥意。逐一節以求全也。故時違而結獨知之契。俗賞而抱衾影之慚。愜輿望者標風軌。犯衆怒者凜鑒戒。筆墨無私。隨人本等。甚勿以疵美而岐嗔喜見。即此錄不言。要必有能傳之于後世者。幸毋惑。次

則平論。如熊王之獄。重在
封疆。言者雖紛。要必以司寇之讞爲
鐵案。挺擊一事。有
神宗皇帝處分。情法兩全。進藥之人。
票擬失當。葛藤不了。
宮未移。自應謹愼。既移。適安其常。而

一時懷千秋萬世之慮者。急于持法。抱全倫彌釁之思者。曲于調停。以致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橫生功罪之疑。忽角玄黃之戰。人情不勝反覆。世道頓成嶮巇。試究竟靜思熟審。自有一至公至平千停百當道理所在。當瞯

然嘆穴鬭之非。室戈之慘。頃刻之間。
和風唱而慶雲見矣。奈何其不然也。
子丑之際。令人有餘悲焉。次則鈌疑
每閱邸報中。有妙絕奏章。一經抄報
人錄寫。千差百訛。讀不能竟。亦竟置
之。良可恤也。次則採輯。凡稗官小乘。

野叟塗歌。有則必訪。眞則必錄。次則就正。邸報差落。不能一一憶度。或是名公鉅筆。可以信手而更。或是后賢遇目。可以簡遺而攺。無分遠近。祈郵致

明教以便訂補。

秀水沈國元謹述

校訂

劉羽儀　陳際泰　張明弼　吳天泰

吳佩　周銓　周鐘　丘子旦

常燊　錢應金　孫耀祖　程于古

郭起鳳　劉斯陛　黃維藩　荆良

周立勳　朱隗　余小星　甘禹符

王以繩　周莊　吳思穆　柴獻可

項世平　呂三錫　周廷濂　沈耀辰

程定國　沈逌　王節　王一經

尹任　夏金式　夏瑋　尹衡

楊廷樞　李楷　沈榮　尤瀹

王徽　朱羽　顧夢麟　楊彝

劉芳　朱廣　喬鉉　嚴名世

于士前　支如增　陸圻　沈禖

沈中台　閔吉士　梅鴻中　沈埈卿

唐元珊　唐元堃　沈昭逵　沈期昌

夏之鼎　沈泰來　沈立基　沈嗣駿

沈果遹　沈蘂　温以介　温儼

姚廷啓　唐鐘琥　沈鑄　沈鍔

包湯達　沈瀚　俞允懷　夏之璜

兩朝從信錄卷次目錄

一卷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八月　丙午

二卷

九月　丁未

三卷

十月　戊申

十一月　己酉

四卷

十二月　庚戌

五卷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 辛亥

二月 壬子

六卷

閏二月 癸丑

三月 甲寅

四月 乙卯

五月 丙辰

七卷

六月 丁巳

七月戊午

八卷

八月己未

九月庚申

九卷

十月辛酉

十一月壬戌

十卷

十二月癸亥

十一卷　壬戌天啓二年

正月甲子

十二卷

二月乙丑

三月丙寅

十三卷

四月丁卯

五月戊辰

十四卷

六月己巳

七月庚午

十五卷

八月 辛未

九月 壬申

十六卷

十月 癸酉

十一月 甲戌

十二月 乙亥

十七卷 癸亥天啓三年

正月 丙子

二月 丁丑

三月戊寅
十八卷
四月己卯
五月庚辰
六月辛巳
十九卷
七月壬午
八月癸未
九月甲申
二十卷

十月 乙酉

閏十月 丙戌

十一月 丁亥

十二月 戊子

二十一卷 甲子 天啓四年

正月 己丑

二月 庚寅

三月 辛卯

二十二卷

四月 壬辰

五月癸巳
六月甲午
二十三卷
七月乙未
八月丙申
九月丁酉
十月戊戌
二十四卷
十一月己亥
十二月庚子

二十五卷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 辛丑
二月 壬寅
三月 癸卯
二十六卷
四月 甲辰
五月 乙巳
六月 丙午
二十七卷
七月 丁未

八月戊申
九月己酉
二十八卷
十月庚戌
十一月辛亥
十二月壬子
二十九卷　丙寅天啓六年
正月癸丑
二月甲寅
三月乙卯

三十卷

四月丙辰

五月丁巳

六月戊午

閏六月己未

三十一卷

七月庚申

八月辛酉

九月壬戌

三十二卷

十月 癸亥
十一月 甲子
十二月 乙丑
三十三卷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 丙寅
二月 丁卯
三月 戊辰
三十四卷
四月 己巳
五月 庚午

六月辛未
三十五卷
七月壬申
八月癸酉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庚申八月丙午朔、後改為泰昌元年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

海內、化成文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已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俯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承繼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
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彝憲，是訓是行，屬茲
蒞阼之初，宜溥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西番來貢

時西酋卜兒雖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部衆酋挾表印爲爭講家私之計先是四十六年未來邊因部衆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酋已到邊而部衆與其丹忠順失人尚無赴行之則彼急此緩欲速欲遲將素之使詐多端恐卜之羈縻於不耐或忿激搗巢或鬬爭闖宄款有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內地之防範不可不倍爲嚴謹貢市之遲速不必論也

二十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例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臆論士風至今日方敝于賄不以教化提防之不止令教化之地即先系賄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攘攘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類

之

輔臣請復王昺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昺疏救御史劉光復、辭頗切直、神廟以出位責奏、革職為民、至是已六載矣、復已蒙解網之仁、乃昺尚未沐　賜環之恩、故輔臣方從哲特為陳請、并及當日詿誤監生人等、得　俞允、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起廢官吏部奏曰、臣等伏讀詔書內一款、一建言廢棄并曠稅詿誤諸臣已奉遺詔酌並起用、共有事關　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

錮沒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郵錄、欽此

廢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于溝中、無復雲霄之望

矣、

明綸一頒、嵓穴生色、亦諸臣殊遇。 清朝之盛事也、臣部

仰奉

明詔、盡用此諸賢于一切、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

窮岩沈晦、姓名嘗不着開、黃髮老成、存否亦難具悉、倘其

既朽之骨、復點啟事。大典爲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啟濫

宸衷德意、因而中格、則 臣 之所大恩也、再三躊躇、仰遵

明旨、除事關

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沒另本奏聞外而建

[有分別] 言詿誤臣灼知的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序採訪不出一

兩月而咨訪當無不盡進用亦不相遠況施爲有序負闕

[悉法良哉] 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

聖明疏上即下用如流水人如積薪則浩蕩之　恩于焉

可廣而師濟之美于焉立見矣

防遼

[俱一時人選]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

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

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月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蟊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論偉之

六月辛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嬖佞

瑞被斥在金花而實不在此

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慎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輟如何擅行清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節并典禮等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俸糧用之難減周朝瑞這廝要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

枚卜

皇考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

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頃聞

皇上于哀次中而許枚卜是

皇上于政本之單簡亦既留心第未知閣臣方從哲奉行如何臣 感恩錄用願效葵誠敢以卜之之說進蓋大聖立賢無方

祖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 國初爰立閣臣間從徵辟乃今承訛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援引多出于知己此不知開端何日作俑何人沿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事君

以妖談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翅家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敏以給事中入黃毅愍薛文靖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為拘拘也臣雖不敢謂詞臣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遂不具論即如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票然而閣臣與中官相為表裏一切破格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之上者中官曲為擬之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下

八各行品 田勿遊

事尚可言哉在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何喜何怒乘
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端在于此今
聖天子即位榷稅罷織造燒造並停用人于朝罪于邊
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發之内帑種種嘉政日無虛報此
時中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閣臣洗心惕慮之時乎第
恐沿習既久遽難更易閣司監之欸洽閣臣不過供閣體
面而閣臣之謙卑遜順更爲過之蓋縁閣臣起家翰林一
路淡薄直至進步黄扉始爲潤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
慾無剛轉身便成軟熟避事安能把持故長安謂言詞林

爲妻子累者不少

入閣謂之喫蔗頭尖蔗甘蔗也無味也入閣而既嘗其甘
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咀嚼愈有味偶有意氣妻子奪
之所以含垢忍耻寧死不去但憑乞憐于中官及不顧笑
駡于人世人之好修誰不如我表表自異院實間有人 即非
敢謂孫詞林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目見沈一貫朱賡奸
貪鄙瑣漫無樹立設意在習于清高遠于風塵盤錯未經
紛華易溺一旦遺大投艱不覺手忙脚亂若外臣清議既
重糾察亦嚴磨礱之久頗多諳練等到大位臨頭時亦倦
游思返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閣之徑儘可歸息何必閣
臣之就之業之始愉快而目仰中官之鼻息爲此一閣臣

也在外官處之爲宦成在詞臣處之爲始進夫宦成易捨始進難割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故今日之枚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過半矣從哲獨相七年人言頗多臣方以枚卜事厚致望焉姑不細舉以沮善念俱乞

陛下而諭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臣務于中外敭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推疏中先注外臣應用者某某後注詞臣應用者某某兼收共舉力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熊廷弼以御史而用經畧入遼數月半壁保全此亦近日

不拘資倖之一明驗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不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唯伴食自處後輩藐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如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于人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救正是奴酋之叛逆

先帝釀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慫之也蓋枚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而主張獨在閣臣若閣臣肝腸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速不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聖主勵精圖治言聽諫從從哲開誠布公在此一時爾罪救過亦在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狥體面
聖明在上人言再及恐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之術如何必有孫丕揚之執持而去其倏有張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驕或二人而衆妙俱備或幾人而才德相資務令集思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美政方新難待汲水于西江謀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幹者雅負救時之名羽儀既著難聽久臥于東山求之于野豈無直而有聲者幾係蒼生之望博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若心不然此日推敲不精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詞臣貽笑謂外臣相

業亦不過爾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爲哉臣言若徵臣心欲
幄臣草疏畢忽接邸報見閣臣方從哲一疏乞亟補閣員
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悃方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帷
幄主持匡勷所請閣員准將先點閣臣二員允用選着吏
部酌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該部知道
欽此夫先點原無內外之名酌推又無兼用之旨然臣之
忠不敢以既奉
明綸遂寢不以告故乘間而畢其款款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垂察另

二員即史嘉沈淮

勅該部內外並舉施行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十二日朝遇仍照舊三六九日視朝

造曆議以明歲改泰昌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誤爲枚卜推舉疏曰臣謬叨言路黨

乘上奠風解雨之漾，戰冠結綬之初，此誠千載遭際，須

皇上御極以來，新政畢舉，而元氣通，用人行政，皆下令流水之源，善言善行，有機決江河之勢，此又一時唐虞但日今最喫緊重大者，無踰卜相，諭云天子之職在于論相，又云相道得而天下理，則今日正

皇上首論相臣之日，而亦相臣奮發可爲之時也。臣　稽往牒見國運之否泰，全繇相業之污隆，故畫一規隨，蕭曹以之基漢，謀斷相資，協心輔政，房杜姚宋以之造唐，司馬光韓范富歐諸君子相繼登進，而朔成慶曆平明之治，殆至操莽進而炎運歇，張九齡不與李林甫共容而唐室亂，王

呂張蔡之流渫根固蒂更迭起伏于宋而宋祚衰孫此觀之相臣之關于人國何如而可以草草議登庸也頃奉

明旨速推枚卜又思及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以煌煌

天語囬夢卜之遐思而無方之妙用也諒當事諸臣固不

至恣胸臆以負

明綸抑才賢以辱大典然臣之過慮與其成事而爭之後孰若先事而慎之于前臣竊妄意以為今日之景象雖

朝政改觀而邊庭之匪茹正熾雖茅茹繼登而草埜之麟鳳尚多則今日之議枚卜必其望足以服衆才足以濟時學術足以匡時而致主節槩足以集思而獨斷者冲韌相

司馬而夷人爲之戒嚴韓范帝中兵而西賊爲之破膽今果有通國之輿論賢之卿大夫而無開衆正之公評達之四海九州而無異議是亦服衆之類也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時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故事變之偶值衆駭爲非常大任之投豪傑當之裕如今果有胸中見定彌天地而不惑眼底看真搖泰山而目不瞬是以衆人因著以知彰智者見形而察隱故李沆之進水旱預防後心寇準之拔眼釘終嗟噬臍徹桑未雨杜侮辱于下民曲突徙薪防焦爛于未見若夫我非堯舜不陳王前平生所學止此四事則致主之猷可知博聞強記尚友千秋周爰咨謀術探

當代則集思之益可知矣如此才品識力而又斷斷休休容賢利國元化在手一夕之精神實注必用調爕引躬四時之氣虎賛襄無窮甚至都俞吁咈不逆道而逆君可否是非不信心而信理凡此皆偉哉名臣事業卓然大臣聿猷也有一于此將見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衛天下治何太平之不可立致哉此言詞林之內朝野博求也若夫內外兼用尤不容已焉

並用

國朝相業燗然彪炳者內固不乏外亦間出

國朝如楊士奇李賢張孚敬楊一淸等皆以郎署起家一時表表此非

祖宗之故典而已事之明效乎如昨歲廷臣建言亦皆會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耄焉倚移露于州頭則以玩贅旒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樹及淡夢點綴抑亦將不能待旋歎河清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揶揄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將帥多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翰林者若而人係外廷者若而人其爲啓奏務求用則同用點則並點廢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其呈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鵰鶚平分又何覆餗之患哉繇此推之起廢亦大闢例行均沾雨露勿執

偏見各秉虛心使　上不虛賜環之恩而下無苦佩玦之
歎不更稱　新恩之盛事而熙隆之美觀哉。臣一得之愚
懇懇自效如此伏惟
聖明採納焉、
九日甲寅表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先仁義詔宜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詔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被除、

按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因初折振銀兩、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後急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解部太倉、以其專備九邊急用、不許別項那借、有此則如原可識也、○楊鎬覆師、李維翰喪地、李如楨如柏失機、劉國縉棄鎮、袁大有彭象乾紀律不嚴、皆當速問正法者也、

十一月丙辰、御史舒榮都疏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者在虛公二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並欲根究楊鎬李如栢鄭之范劉國縉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才、以濟邊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

戶科李若珪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

臺臣張潑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真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曰臣聞

先皇踐祚之初勵精圖治者二十餘年及後際　御日久

漸積倦勤乃至　升遐之日人心愛戴無易者則以

積累之德澤可懷也當日之　威靈可憑也即深居靜攝

而聰明剛健之

聖質難蔽也然而愛惜官爵吝惜財賄綏綏拱答天下之
其頹廢于積弛積玩者亦不少矣
皇上智在青宮續德有年而 龍光未耀所習見習聞者
皆
先皇倦勤之近事非勵精之行則今春
遺命承丕圖數月以來用人才下章疏發內帑撤稅璫中
外歡騰軍民鼓舞誠足以副
先皇付託之重衍
九廟靈長之福即成康之美不過此矣 臣躬逢盛際敢無
喜極而慮其後竊畢而繼以規乎用是列爲十條敬呈

清覽焉其一陞孝思臣執筆事
先皇太后喪臣嘗以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俯賜聽納宮中不解衰服臣竊歎
先皇之孝古今之純孝也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皇上恩尤為難忘臣謹封前疏呈覽伏乞
皇上下體臣條其所宜者為定禮株于易月之中不失三
年之愛不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則不敢不為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至于

攝

聖躬

先皇崩逝、貴妃尚有數人宜正其名位均其恩澤居處
稱號毋僭毋淩愛其所親孝子之心該應若此耳其一曰
攝
聖躬攝者
登極之日諸臣見
皇上稟質清弱就不慮切心隨惟恐有傷切思保攝之道
無如
親御講讀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晳欣然入耳
不逆于心者方稱妙選繇是屏遠婦寺時與周旋畧朝謁
之煩嚴就啓談之款冷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嗜慾奪而君
身益固君志清則聚萬類而不濟君身固則應萬機而不
困。盛德大業令名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導語
曰時當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及其有事賢哲馳騖而不
足遞易世之際古稱艱鉅而晏然無驚亦値其時然也而
謂今天下非有事之時哉臣考
先皇初年輔臣多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獨相累年可謂
闕負之極矣蓋緣
先皇恡于用舍之過久或厭弃人才抏抑殆于中斷今之
沉淪下僚者皆當年卜相之地望也。

先皇在日嘗點閣臣二員

皇上僉允用者也，史繼偕被論新出，無復還之理，惟沈㴶一人而已，餘速推七八員。臣以爲宜不論資格，不拘內外，不限方隅，惟其學問足以成君德，識力足以擠世局，忠誠足以格主心，議論足以回睿聽者，兼才可以調甘苦之和，慎簡而信任，其于一德，庶有濟乎。其一勤政事。臣聞古者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聽政，日昃而寢處。夫既不勞形敝精，亦不廢弛政務，誠御世之準繩也。

皇上旬日以來，纔與輔臣一面耳，其餘大僚不過循陛謁故事，批答雖速，延見尚稀。臣以爲臨軒之日，宜時御殿，召

輔臣卿寺，則訪以近日有何急務；科道諸臣，則訪以近日有何空言。四方差遣而引奏事，亦訪以近日有何疾苦。尋常職掌，交相策勵，重大機宜，親賜裁決，必惜寸而惜分，毋作勤而作怠，斯乃無叢脞之患矣。其一通言路。臣與諸臣以言事

先皇，指摘不避乘輿，彈劾不憚權貴，可謂昌言之朝矣。故獲免多言之罪，而不獲幾一言之用。此臣下之利，非君國之福，似乎以通爲塞者。

皇上初臨，羣臣以言事

皇上者，孰不願効一得之愚，特恐

陛下弃

皇上以規為塡耳所須

皇上法言讜言立賜允用以究其利之所暨即危言竦言亦無惜批發以定其是之所歸使人各得言所欲言而言路以闢而通又使人擇言從言而言路以清而通也其一

起廢弃廢棄諸臣、

皇上業諭銓臣分別起用銓臣亦云容臣洛議諸臣中有罔

皇上青宮初起遐計而跡于顛激者有因

先皇擯使四出力爭而鄰于倨傲者有彈擊權要而招尤者有救護忠良並逐者有詿誤可原而全瑜難掩者有形

跡可疑而清議自存者。雖其才品不同。皆足備
聖明之錄用。其或有累經論列。清議難容。匿影潛形。窺伺
朝典者。此輩即使長有丘數。已為厚幸。豈可濫廁名流。希
徼
新寵。詔宜考其去國之情蹤。參以平心之公論。毋以
影響而輕訾老成。亦毋以暴補而反空善類。總之以遺聲
故劍之愛。收鴻逵龍見之英而已。其一振吏治。邇年已來。
吏道雜而多端。人情競而鮮恥。夙自下流。登蹤上作者。遊
迷者既不厭遲而趨。迷求高下者。既不避下而就高。遂使
苞苴竿牘。公行于白晝大都之中。賢者不能自免。其勢然
也。若使高下一遵其才能。遷轉一敘以資俸。縱秩若此遷

謹閹寺

謫亦然正途若此雜流亦然循非銓[illegible]諸司其

相振側而又以

皇上嚴責申飭欲以挽風會之流莫繇矣至于武職一途

狼狽特甚人地莫問賄賂是圖將領何繇得人邊境安能

無事所當一體申飭者也其一謹閹寺

太祖時閹寺但備洒掃之役今已極重難返矣惟是環侍

不離左右而嚬笑必不可假借也僕御各有紀綱而政事

必不可干預也御幸必施恩數而錢粮必不可破冒也蓋

此輩雖間有賢者而君側每易于爲私暱之則國或受其

敝而遠之則彼亦稟其安至于

聖旨只傳何所憑據恐以售借叢術寵之奸錢糧孝順成
何名色祇以開乞恩規利之竇在
先帝末年幾至橫決
新主當陽正觀望意嚮以爲行止之時若萌芽不翦將滋
蔓難圖矣其一嚴武備
國家都會重地惟恃一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其
存者皆市井傭販一旦有警求其禦侮必不得之數也說
者謂營兵不敢汰汰則激而成變不敢練練時亦激變然
則不汰不練遂可聽其無兵乎一旦有警又別求兵用之
而徒留營兵爲坐耗太倉之具乎皆不通之論也夫京營

其總也總之則十二萬散之各營則千百之衆也總之能
爲變散之亦能爲變乎其能爲變者必其健悍者也次老
弱必先汰其健悍者健悍者汰則樂而用命矣老弱者能
爲變乎營兵糧薄練久則慣也其計是矣然今之練法終
日不輟亦復何用必使精於技器弓矢則于必中刀搠期
于必利行陣步武則于合度金鼓旗旛則于應節毋徒虛
行故事日日習之歲以再衆何憂下不熟乎
先帝末年習于惰窳士氣難振若
新天子赫然震奮文武大吏各供其職號令嚴明賞罰必
信而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不憂其不爲而憂其不可爲耳

圖邊防

之有也其一固邊防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今亦極而徵變之時矣邀左特其先發者耳故邀事決則各邊之謀寢邀事不決則各邊之蠢動必然之勢也臣切料各邊之勢宜以備爲正法以款爲權法今

新天子振長策而馭宇宙正華夷仰望之時邀者犒賞之發已足以作士氣矣更宜傳示虜酋各安境保民勿相侵犯

先朝撫賞俱無虛減以昭恩信悉如

明詔諸虜憚

新上之威靈戀撫賞之厚利必不敢動而我出其全力一

意于遼瀋之事則惟經略之是聽而上下齊心內外協力以赴之必兵馬鱗集于堡寨糧餉輻輳于遠近官屬足充任使將領足備驅策乃爲濟耳蓋使經略而不足任也則亟宜易其人使經畧而必足任也則不可掣其肘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于經略之才尤不可不亟搜至夫死生之患人不可知亦無可奈何者也適者經略以病告中外惶惶莫知領屬倘此後病可尋愈則臨敵非卸肩之時自不得不以身許

社稷倘此後病果難支則總戎非臥理之地豈可以身累封疆經略之疏自處甚明 廟堂所宜長慮也臣 聞漢文

令主賈誼效痛哭之危言唐宗英后而魏徵列十漸之明
戒蓋忠臣愛君寧言于未然而不中毋寧言于已然而難
挽也況今日
宗廟社稷其責萃于
皇上之一身其機決于
皇上之一日故不揣愚昧僭陳私悃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
扇回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
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不沓

此疏入即案

何納可見此疏舜之妙

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十四日己未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曰臣受命以來仰窺我皇上至仁浩蕩地厚天高大政流通風行日渙羣矜撤稅使下枚卜補大僚久視朝用科道俞冊立種種巍懿莫可彌舉清寧宇宙立見于旬日間矣夫復何言第思堯舜之朝未始無都俞吁咈而文武之世且需于旦夕弼承況人臣生當不諱之朝自奮敢言之氣則曰直何所不可哉

故未相機宜妄希披瀝設爲未必有之事過爲不必然之防欲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疎堂陛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爲今之計人臣所當自靖者有二焉一曰嚴章奏之體曩因否塞日久諫啓龐襍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幾成鼎沸甚且鄙俚之談忝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　紫宸披靡至此　國體大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況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乎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可以盡裁如擧劾其人無滋射復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九重之上萬機之暇一覽無餘不思而得則聽者樂聽言

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疏計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扣位泛而陟之為支強而聒之為躁言不繇衷何以聳聽今批答及時對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攏可守當言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寧就事而修遠意之獻勿恣意而飾不情之說大抵言期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 國事不必附清流使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二者下之所以承上也至若

聖明在上原無藉于人言而進言者未已也豈爲曉曉哉

誠臺諫職言司馬職兵司寇職刑不言則不職是有不敢不言之責且數年壅結一旦遭逢三咨題留奮庸百年希遇曠典是當不得不言之時也此而不瀝腸浣肺欲可替否縱

聖度包涵可託緘嘿而清夜捫心何堪愧汚是又操不容不言之心于是不得已而有言于

主德清明之際欲益濟其清明于

朝政粹美之時欲益臻其粹美木將順也未免推廣其端未宜揚也乃至預杜其萌則獻言之心獨苦矣故體下之

心葵納之所望于

當宁者亦有二焉

人君其尊則天其明則日其喜則和風淑雨其怒則震霆迅雷故以艸莽覷明廷則言難以備臧視

聖主則言更難即形之章疏欲言者十不得其七倘使之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今

皇上勵精圖治正殷方且　臨御日親召對日衆

尊嚴之下少有逆耳誰不神悚而意沮乎且

溫言而詢

和顏而受固受言之第一義矣是

陛下之威宜睿也昔設鐸建鼓罔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成大智故人有瑜瑕言豈無醇駁惟于數十疏而得一疏即為可采之芻蕘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所不可聽以示山澤之虛則感荷懷懞者爭効涓埃衆思所集不既多乎是兼收之益宏弘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上無遺聽而後下無擇言

明良喜起亟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臣際會明時不忍自負因獻一得之愚而陳其悃款如此惟

陛下留神幸

請乞建儲

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知道了，著該部知道。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文書房王體乾恭捧

聖諭到閣云，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勞煩，明年先開講學，冊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舉行，特諭卿知，欽此。臣 捧誦之餘，即宜遵

諭傳示，已復思之，自古帝王爲宗社大計，莫不以建儲爲首務，頃

皇上即位之初，首允禮部之請，臣民莫不以爲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茲奉

明諭。臣不勝驚惶無措。考
祖宗朝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纔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
日者。前萬曆四十三年。
先帝召羣臣于時　元孫　在側。竊見丰采岐嶷。已偉然
有成人之度。何至今日。而猶云氣體清弱。不奈勞煩。且已
前次奏
旨。明以遵奉

遺詔爲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誰不聞且見之赫赫
王言儵然反汗豈所以承先志而示天下信耶況禫服之
制在民間爲二十七月在
朝爲二十七日該部取擇九月初九日之吉已去釋服半
月有餘正與前日之　旨今日之　諭兩相符合其當允
行無疑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
明綸不可不信仍照前　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下以荅薄海臣民之望乃

國家幸甚士庶幸甚欽奉

聖諭臣謹藏之閣中不敢宣揚于外徒使人心生一番驚

疑諸司增一番奏擾致我

皇上靜攝之中又增一番煩瀆也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鮮

充鮮疏救御史劉光復

神宗怒其違例越關奏擾逞臆沽名市恩責直錮繫高

牆五載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髮鬚如霜囹圄哀怨

天日慘淡行道淚下至是王總漕請宥之其疏剴切海

內稱

狀

上尊號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帝昔王有無疆之大烈勛華以降代著鴻名商漢以還益隆尊號匪獨嗣主對越顯揚之至意亦臣民報功崇德之常經也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格神明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久道化成執勉勉之周綱解恢恢之殷網用能使吏稱民安府修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弗摧膺曆數于四十八年永祚胤于百千萬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名者矣不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顧予寡昧嗣纂丕基屬訪

落之在茲，豈覲揚之敢後，然而沖人永慕，難摹
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其識乾坤之大，欲傳
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罔極，欽哉故諭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
禮部進呈謚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刑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

欽典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臣已照用了、其

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舊輔

特召葉向高朱國祚

葉向高、臣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擬來行、特諭卿知

四者皆轉之大要不可不行焉講明者也

十八日、癸亥、楊漣奏四事

禮科署事楊漣申明禮制疏曰、臣等猥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

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伏睹太平之
盛不敢輕瀆仰祝
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
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咸弛威嚴日成陵
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
列為數端以佐邦禮之隆以維　新政之綱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等嚴不等竟符劉章丁外戚
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時尚能彈治諠譁肅清王

列我
朝禁制森嚴者在令甲豈不凛于日星假因年來防衛廢
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 殿廷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
接踵于其間每遇 午門御見雜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徃
往拜起未畢蜂擁而入喧雜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紀近
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發憤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錦衣等官查照
憲典參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
行如仍前違玩諠譁不成體統容臣等據實指參痛加懲

創其　儀仗所設傘扇旗幢等項以照臨百官急宜酌會
改制以煥觀瞻至于閣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舉行以防
疎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震慄其于　新政不無小補矣

遵祖制

一曰遵
祖宗遺制自　御殿視朝而外有　午門御門之儀凡機
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察詳慎不特　傳旨判
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門從事者分班答應皆得咫尺
天顏躬承揚搉所以人無不得効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
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
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顧問商確經綸甚有奏事移刻

時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與者

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議論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防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蒙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恭今

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厲精臣奏請御殿與奉大慰謝恩之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必勉勤接見仰見太平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臣等頒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舉情尤願諸臣

奏對之時懇恩垂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幾人特用幾人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所坐乘主戶部

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監司考成之法無屬虛文帑
藏虛空之故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
于奴酋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
略戰守機宜獲虜何時可滅遼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
几前悉稱料理以寬
先帝之憂今既淡忘而核實奏功安在那得虛爲担荷苟
且延挨有負封疆切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
時一加詰問庶幾惰窳知儆職守無曠臣等職在言路遭
逢
聖明自必不爲朱雲折檻之直撫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

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而奏、親承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通、此尤新政之要務也、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斥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凡舉世所號爲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以

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路、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至
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寃多且抱頭而縮頸或
服闋病痊而不赴部坐待華遷或巡行省方而竟自賦歸
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
無政體伏乞
勑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
奏如屬風聞調重勘問追贓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
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
幸無槪從優容曲賜勉留往日曠位單虛人但謂

狀奏式

先帝有辨事之臣當用而不用 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竊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况于奏對尤貴疏明古意昔先臣韓文爲李夢陽具疏艸而嫌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

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挽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捉風捕影若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
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垂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推
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
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鋭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
連篇累牘毋人直截指摘各撫按拗報錢糧刑名等項亦
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兼表持異而人

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
敕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
奏之亟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
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而
先爲
皇上告并爲羣臣告也以上四欵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
幸玆
朝政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爲申請倘能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

不縣于此。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大傅兼太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竣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之光華，號繼易名，永萬世之垂辭，宜蓋制隆　一人之孝，稱天而薦，率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乾行体健，精收明作之功，保太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道 哲 肅 欽 簡 光文

天祇若而裁成輔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與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蘊智臨無方發言盈廷臧否靡遁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陬畢屬其情形哲莫大焉謀不遺詢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窺瞯以靖紛嚣干紀之誅有重辟而無錯貸肅莫凜焉藏納閎洗不以攖鱗而動聲色踐脩純密不以清燕而輟箴圖大以成裕欽之至也豐裕自如無宮室游畋之好綱紀在握無科條文綱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憲章則標

高皇之寢薦表

文祖之宏圖誦法則析戴禮于經緯署貞觀之政要以至

銘齋頭箴省己、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乎、章武安攘則經堡塞之狀、封遏外藩之侵軼、武定則蔺鴟張于川播、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厥聞不隕、大定武功、不謂是乎、緩刑宥過、囹圄無寃濫之嗟、發賑蠲租、祲歲拯流安仁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蔑以加矣、崇居離明之極位、而兩宮賓天、備奉愨思、要服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孺懋孝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之崇隆、總屬輝光之著、蓋惟昭明厥德、發中闡而外揚、以故章發有成、用安人而立政、詢哉優游聖域、而允剛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叅稽令辟堯舜運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貴惟厥
之天允期顯行前儒且載軌跡可遵有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述繼身自冲齡嗣服逮夫大化
觀成襲德澤于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為之益深繼精明于
世祖而以深仁固護洪圖用以彌昌詎惟揚烈覲光臻日
紀垂裳之治抑且稽昆彰範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邁百
五而獨起稱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
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

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祗協彝章求光宗裕　臣等
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命送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奉
聖旨是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宜陰教生而儷體
沒則同尊粵有常典求之或攺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閨彝贊成化理
子惠萬方發祥千載朕自蚤歲仰荷恩勤稟庭訓以保明

體康慈而調護德莫大焉不幸
先考上升曾尊養之勿逮與言風木深疚於衷欲展孝思
宜遵故典項我
皇考雖定有謚號而備稱徽美恭薦鴻稱尚有
先朝之成憲今將尊稱葬祔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
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皇帝敕諭禮部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繇
因心之孝莫解於衷亦以不匱之思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遡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
凊今居禮幄徒有痛於懷惓欲伸罔極之恩惟有肇稱乎
殷禮昔我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尊謚曰孝恪淵純慈
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祔葬
永陵迨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
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閟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
詳議來聞欽哉故諭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上方相公書恭惟老先生閣
下數載端揆一生事業中外已有清評史冊自垂定論
職等固不敢拾唾餘以附忠告亦不敢瑣細務以分論
愚謹以目下人情望閣下所欲一節望于閣下而閣下亦
決不得不操心慮患獨肩其任者有調護
聖躬一事而已職等請竟其說而閣下試垂聽焉切念
先帝英明神斷度越千古凡所以慈愛
今皇帝者蚤諸臣矣
天日于闕庭實
先帝主
神器于宮府故彌留時獨以
今皇帝託重閣下
遺旨昭然朝野共知過聞
聖體稍稍違和而閣下問安之疏亦屢上矣。
今皇帝毓德青宮志氣清明精神強固從未聞有纖芥
之疾也今
御極甫新即用人行政未免煩勞而左右起居必當防
慎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以不
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于初

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清宮闈之隱姦以負
先帝之托臾不可言也方今 國是驟數養癰僨閣下
謂舖張過當務為老成鎮靜之說則請倪監口黨防恐
事關 宗社微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一出
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胆顧閣下熟思之也職愚
宮畢言輕妄為 閣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日覲冊立 東宮斷不必執九月初九之成命庶
國本早定宮姤潛消我
皇上昭此大典卓犖形神交兢如臨如陵萬年永壽豈
僅僅勿藥之喜哉而閣下施展經綸聲名中外照耀史
冊系揄之敘諒閣下決無吝為此矣職則願與世等因
請
皇上恩詔謹引諸人直言無隱之例奏告閣下推斬裁
奪
宗社幸甚職等幸甚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謹揭本月十六日職謬從諸人老
先生疏候
萬安傳奏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

動履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欽此
覽一閱此旨不勝憂懼惟明主以若言為藥忠臣以
剖心見志質
聖體賦稟因股軟弱至不能動履是何因緣是何急迫
傳聞
聖躬不安實以御醫不得其人用藥太乖所致事係
宮闈中有意無意矇不及知惟是
皇上一身乃
天地
祖宗之所托重四海九州之所係命當此至和之際為
人臣子自安萬分敬慎可于溫涼補瀉之間漫不究心
而輕試于
君父之藥耶所幸二三元老會議條揣慷慨矢志
皇天后土
二祖先帝在天之靈式臨之恭捧
聖諭有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之旨今靜聽二日竊
叅思維何以即安且
聖諭中有知道了三字
皇上廣哲天授賦固朴
皇上必知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夫亦知　冊立東

慎摺 斯立

卓識遠慮 審處應在 大老

切中時弊

宮之不可斯須緩乎。夫。亦。知。
皇長子必不可不速移。慈慶宮。夫。亦。知。朝廷之多
危。牖墻之多隱憂。一人孤立。下情不得上達。爲亂安危
之大本。大原乎。故欲安
聖躬。則以亟請召見。擇豎爲第一義。欲安 皇長子。則
以速行册立。速移 慈慶宮爲第一義。耤口
聖心方在靜攝。不宜驟陳。然昏定晨省。孝子所以事親
排闥直諫。古人所以決壅。
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俱安。諸二三元老精
忠報
主。必有卓識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者。防微杜漸。使宵
小知外庭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此亦安危呼吸之幾
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職犬馬微誠。即欲具疏奏
聞。然
祖宗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敬攄愚見。伏候高
明審處。若曰畏罪不言。則義之所不敢出也。謹揭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曰。臣切見
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餉。借貸民力。而絹民者。則滋其渠牌

貪官汚吏釀成邊患而卒至貽害中原莫可遏止追咎禍首則利琴鄙通異族者可勝誅哉

債速而倍何不樂爲

守隧借資軍火而剝取者則滋甚軍民兩困而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貲官爲甚所以用貲官者則事例爲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爲甚所以用債帥者則文職爲之階厲也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貲官此與自取何異堂堂

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幺麽階爲民害臣不

剩軍之計惧上數之

願

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

皇上以撤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切事例悉爲停止庶民生不窮俾海內猶可爲也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砂磧所恃者將領得人恤寒憶苦猶可得其一臂之力耳乃官之得也以債而取之償其債也寧不以剝而塡之故列賢錄功未必得酬其酬也必關通於道路積功累勞未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沿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資問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稍其償夫稱貸而益欲無克剝以求

備乎哉又不願

聖朝有此相煎之敝習也伏乞

皇上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將帥得人邊鄙不供危也不然仍而不變邊隙日生其于國又何利哉至于遼東一事天下視此安危故遼左安天下亦安遼左不安天下岑岑動矣今之羽檄徵兵飛芻輓粟水陸兼輸召募並用者悉為遼也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何進守者纔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又使期年而守鐵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須布置竟奠靉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此舉亦不得經略告病時

秋潦易盡此立營之術亦大遼雖危也比月頃之危何如奴雖強也比虎兕柔否之敵又何如如必十八萬而後有功為元宋久矣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急簡素望之臣可任遼事者四五人預呈

睿覽分別之部內為贊襄之助外為不測之需一旦有急猶可取資左右不致張惶而失措也不然疆場重寄祇此一人之身豈萬全之慮哉臣區區鄙見不勝 社稷之憂為此曲突徙薪之計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　臣　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機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瘳勿藥之効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愼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効爲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上策蓋慾寡心清元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害反不可言矣　臣　一念犬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

餉司楊嗣昌奏曰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誤題於義不敢規避除一

面星馳詣

闕外臣于四十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臣惟

聖諭一則曰屢有明旨着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

行盡心料理以致部庫匱之顯是各官坐視不理漫不經

心而終之曰其各省直拖欠等項銀兩便差官立限守催

解部應用，欽此，仰見
聖心于　臣部匱乏之孜孜繫懷，若謂差官一出，當有勝于撫
按等官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
撫按等官，臣入境初，撤其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新
餉欽日為一事，內庫本折為一事，舊欠京邊為一事，詳其
完欠之數，第其緩急輕重，一時撫按諸臣，幸同心力，檄下
催徵，刻期完解，有不待　臣詞之畢者，臣身離地方，復于吳
山驛陸續分發各府州縣催債文書七十餘件，件最後單行
查取新舊已完數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明揭帖，以備
回部之日進呈

御覽，甫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已完，臣即親具揭帖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此不過奉宣一紙
王言，稍醒闤闠耳目，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徵，地方之官，有此不敢後之功令耳。臣誠仰負
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為時已久，江南則歷應太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臣薪聽徐觀，殷憂滿腹，非職所當言而不敢言者，臣在應天開淮北居民食艸根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命

于豆箕麥桿北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潛粮所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米常有赤地之災稍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自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貯不到關米肆幾于罷市小民乘案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逞為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劫宅者賴當事齊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在心腹矣臣為催餉之官非敢為地方備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恃只謂蓋藏頗厚為

朝廷之外府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習情無改于奇

婿物力日趨于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
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
定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為東南
者幾希矣　臣　謂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
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
隨地講求自當幹辦以足食足民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
索之　臣　部　臣　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
豈可不為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
自巳作賊誰為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恥可雪。臣謹因催餉、

舉其大端伏乞

聖明垂察、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　恩桂

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奏、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着

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已巳

御史王遴宏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綜核吏治而揔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每郡每邑俱有正賦而一錢一穀皆民脂膏若苛罰侵擾是小民片詞之受祇爲官胥囊橐之資耳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扎淮安往來津關間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璉奏曰　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倘有疾病二三親友猶爲覓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而漠不經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況臣子之於

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哉

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兼以禮節勞煩且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病也乃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行動之語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鄉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被問

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庭所言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根

不得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自流傳之誣銜以事出　內

廷不敢遽拈蒙昨

召見大臣親聞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因項至此　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

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

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煢煢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

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至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
言曰與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
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布以掩外庭攻摘文昇者旣益
聖躬之疾又損
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
不聞用藥誤事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偏洩補倒置若此有心之悞耶無心
之悞耶有心則虀粉不足償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社稷有靈人民祝頌

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
臣恪空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月至
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
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昇者懸發司禮究
問處分傳示中外始知
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
皇上暫輟機務沉心靜攝但隨意隨時召
皇長子同　衆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養天性之真和又
擇一二通曉大義內臣時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寡慾

可喜之事以清
宸聽以醒睥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豫旬日之間勿藥
之慶定自
天保定之矣唯
皇上採納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
爲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
假借之端一開希覬之念未止請爲

皇上亦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禮之上尊稱告
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
當年主器未定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
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上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
無可以妄自尊之事　貴妃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君辛苦劬勞垂四十春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宜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

當年今日奉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心不可
萌之妄念哉故鄭瀠性前日之請收回成命並所以善安
其分在　皇貴妃今後養老別院省心回念朝見必須
啓請　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籍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當若大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沾渥
而名分自嚴僣踰難容亦願
詔旨無所輕發閤臣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

皇上保民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耳它固有所不知也。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煖閣倚榻凴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進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速

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聽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為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
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恭靖端
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空俟四大禮既舉之後

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為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擬九月初六日舉行

遼餉御史蔣嵩崇德上言臣惟遼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乞欲盡田中耒耜停閣俱空惟附近之村屯恃兵馬之救集以被時播種幾若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為虐少木盡枯無穀則民絕食料餒立斃無芻則馬餒絕食斷芻即倒援兵雖資外省海運經屢險難況運貯無幾其何能濟

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飢色兵有離心內苦倒懸之莫解外苦攻掠之莫捍此時即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亦何救于危遼之數哉在廷諸臣總總擬議無不謂計欲救危遼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備糧餉蓋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糧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侍郎李一本爲今歲海運遼遠明春運餉未備懇恩截留糟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則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尚多可慮也近讀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奴賊狎境備兵秣馬以施訓練之方豈復容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二百

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畢崇議請召買米豆六十萬石今遼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為數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石而止今勢急發愁無可為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遼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過二百文今和新餉抵搭配發利及倍之軍必樂從實出兩便故謂之漕可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遲勉從事乃克有冊然倘以贍

軍而舟以運。倘有粟粟之米豆，必借粟粟之船隻。開寧前

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押底，不畏風礁，體既堅固，價

亦省便。板木不難于搆求，工匠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

木匠，厚其廩餼，相機以造；又募諳山風訊之長年，以便其

撐駕。麻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船隻果如　臣議

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

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是爲玩慢，倘別有效尤，遂事去矣。

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逗遛，悞遼恨。伏容

臣　查的該道府官另行參處外，臣　謹同督餉侍郎李　具疏

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

便於截留過此津頭須煩轉挽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
爲復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並祈
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候按臣查勘明
白發賑以滌痍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
釜之魂且暮 閣下 臣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
于危遼未必無補哉

二十七日壬申

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

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授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

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發帑金

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酋之膽而壯

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固知

聖筭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

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遼陽赤地千里芻

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

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湧貴加以旱荒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費分十五萬之軍每丁得六兩于銀不爲不多而此六兩若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撑眼下如何挨過冬春不出數月遼必無民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何所用之

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爲今之計急截漕二十萬石乘風訊之便運至本處令河西河東一體分給

救飢

本色各三千仍並加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獲再行區處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項徵調各兵皆以春間起程夏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癯形大類病鶴不惟無堅甲乃更

可傷

無寸縷久戍客兵大率類是轉盼寒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該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赶車雜役亦量加賑卹庶挾纊之惠行而衆華之忠見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奴

救寒

酋殘極驕極勢不能不决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

援乃可以待與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問經畧
策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
一戰爲樂臣未知其戰與否但旣溫且飽矣而不能一戰
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敕下戶部令截漕粮二十萬石接濟啼飢再發帑金
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救彌與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
矣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用屯以
樂民業何專主兵何專主屯廢幾有併折撫臣袁應泰自

能辦此摠

明主一申儆之而已矣

追奴酋于互潢

防邊

延綏摠兵蕭如薰報曰奔豚吉能屢謀調兵聲言搶黃甫其實陰使與志長求遂年額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零騎今聚兵參旗乘我徵調空虛狡焉鳴鏑奔動爲借兵端今報稱夾地爭循彼北把漢當此擁衆馬壯惟所欲爲在我內地時不可玩忽年吉能有升太虎頓予所蓄外甥女（外甥女即明愛台吉所生次女）暗不言許卜許與延綏借收火落赤男麻記台吉爲妻後太虎頓予將故吉能將外甥女改嫁與河東頭蕃王下盤車小頭目尔台拓不能長男小拓不能爲妻北尔留拓不能帶領妻小駱帶氈房及牛羊往東路明愛台吉帳內與本酋女婿卜火落赤間的憤恨暗使長男抄胡兒把禿兒帶領部落二三百騎乘夜搶尔留拓不能男小拓不能回巢明愛知覺帶領二三百騎

向落赤索撒知、吉能又差第三兒子拼吸喇麻僧大小台吉席會把秃兒等帶領部落前去討山火落赤堅執不與、又有不當拆不能開得伊男火落赤提去、即帶部落兵馬往吉能帳內坐要伊男、如不允還、必要動兵厮殺、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登茲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割、○是日李可灼進藥